

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集

播种出版社

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台湾广播部编

广播出版社

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编

*

广 播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17印张 330(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300

统一书号: 10236·004 定价: 1.20元

1.20元

编者的话

《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集》即将付印出版。回头看看编选的一篇篇作品，我们大有隐隐作痛、略带辛酸的对亲骨肉无限关切的心情。作品中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来的工人、农民、渔民、公务员、公司职员等各种人物的形象是那么地鲜明、真实、感人。严酷的生活使他们受到了挫折，但他们永远不失望，希望之火促使他们继续在挣扎、在奋斗。我们好象被带到了海峡彼岸，同那里的同胞在一起奋斗，为他们的苦楚在犯愁，为他们的成就在庆幸。

本小说集收录的十一篇作品，写的都是七十年代台湾社会的一些侧面。

七十年代对台湾同胞来说，确是充满了动荡的十年。由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外国资本倾泻而入，工商企业迅速发展，台湾社会急剧地向工商社会转化。在这转变过程中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繁荣”背后的种种隐患，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新的结合、新旧价值观念的交替和不调、贫富悬殊、崇洋媚外、农村凋敝等等，加上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巨变的冲击，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祖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这一切无不给台湾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以重大的影响。广大的

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他们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了关心社会，关心为这个社会的“繁荣”作出最大贡献、付出重大牺牲而还在困境中挣扎的工人、农民，对他们给了更多的关怀和同情。形势的变化还促使他们以更大的精力去思索未来，探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于是乎，才有了七十年代台湾人民民族主义思潮的新的高涨，激起了对祖国大陆一种含蓄隐晦的怀念。这是在台湾具体环境下，一种特殊的感情的表现。所有这些，都是正直的作家笔下敏感的题目。

本集选录的八位作家的十一篇作品都富有浓厚乡土气息、鲜明的时代感以及作家对这个社会的强烈的责任心。阅后，小说中人物和情节之所以久久萦绕于脑海，叫人心绪难以平静，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八位作家中，杨青矗先生和王拓先生在1979年12月发生“高雄事件”以后，被无辜判罪，现在还被羁縻在狱中。他们的受迫害，激起了海内外广大同胞的无比愤慨和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在此，我们特向两位无辜受害同胞和他们的亲人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要求台湾当局尽速予以释放。

近年来，台湾文坛十分活跃，有一大批颇有声望的作家以及崭露头角的新作家、更加年轻的作家，都需要我们来很好地向祖国大陆同胞介绍。我们准备尽我们的力量把工作做下去。欢迎台湾各界同胞以及海内外关心台湾文艺的同胞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本集的编选得到海外不少台胞热心的赞助，在此，谨致谢意。

下面简略介绍本集收录的八位作家的情况。由于种种条

件的限制，我们掌握的材料十分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冀盼谅解并予指正。

陈映真：本名陈永善，台北县莺歌镇人，1942年生。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毕业。著名小说有《将军族》、《夜行货车》、《贺大哥》等。《云》是他的近作，发表后颇受各方重视。他的小说一向用大陆去台人员或他们的子女与当地本省人相爱或相亲来探讨社会和谐问题。他的作品还有一种有家归不得、有家不归或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愁。陈映真还以许南村笔名写了很多文学评论文章。

黄春明：宜兰县人，1939年生。屏东师范学院毕业。代表作有《锣》、《甘庚伯的黄昏》、《两个油漆匠》、《莎哟娜啦·再见》、《我爱玛莉》等。后两篇写外国资本和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渗入台湾后造成的社会现象和影响，作者本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自尊心，对崇洋媚外、外国游客的劣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鞭鞑。

王禎和：花莲县人，1940年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著名作品有《嫁妆一牛车》、《小林来台北》等。近年病卧，未见新作。他是从开始写作就表现了强烈的乡土气息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十分广泛，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实生活使他们遭受挫折，但他们永远怀有希望，希望之火促使他们挣扎奋斗。因为生活环境不同、身份不同，因而奋斗的方式也不同，但大部分的结局是无可奈何的认命。

杨青矗：本名杨和雄，台南县七股乡人，1940年生。十一岁时，随全家迁居高雄市，高雄中学毕业。当过学徒、裁缝师、工厂职员等。他坚持边做工边写作，是三十年来台湾第一个以现代产业工人为主人公，以工厂为背景，以工厂中的人的纠葛为内容的小说家，被称为工人作家。代表作有：《工厂人》、《升》、《圆》、《上等人》、《下等人》、《工厂女儿圈》等。

王拓：本名王紘久，基隆县八斗子人，1944年生。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曾做过渔民和工人，原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作品有《金水婶》、《望君早归》、《奖金两千元》等。他在阐述自己文学观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主要是呼吁作家们摆脱知识分子的绝望、迷惘、彷徨，而关怀社会上那群以前一直被忽视的大众。

宋泽莱：原名廖伟竣，云林县人，现年二十九岁，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台湾小说界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台湾文艺界认为，他“善于观察，长于描述一种新产生的社会现象”，写了好几篇以台湾农村的变化和农民的困境为主题的作品。著名作品有《打牛浦村》、《巢谷日记》、《海与大地》等。

曾心仪：原籍江西省永丰县人，现年二十八岁。台湾当代有名的女作家。曾做过百货公司女店员、化妆公司美容师。她有不少作品就以女店员的生活为题材。著名作品有《窗橱里的少女》、《那群青春的女孩》、《彩凤的心愿》、《一个十九

岁少女的故事》等。

季季：本名李瑞，现年三十三岁，云林县二卷乡永安村人，农家出身，从初中开始写作，高中毕业就投入写作生活，是台湾不多的女作家之一。她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

“我认为一个作家要写的是‘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他该关切和了解的也是他们。所以，我有时宁可花时间读些地方性的新闻。如：农民在他们的农田遭遇海水倒灌，五年不能耕作时的悲痛和他构想的应变措施，或乌脚病患者如何眼看他们的四肢渐渐丧失，或者一个共同生活几十年的大家庭，突然面临分家的危机和发生的种种纠缠……。我关心的是人的生存以及因生存而产生的诸多的问题。”

长期的熬夜写作，使得她的身体并不如她的外表那么坚强。朋友们为她担心。她说：“健康、美貌对我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我从不期望长寿，也未幻想能活多少岁。我只知道，要抓住‘现在’的每一分钟，每一丝感情，每一点顿悟，把它写下来。”

1981年3月12日

目 录

云	陈映真 (1)
两个油漆匠	黄春明 (99)
我爱玛莉	黄春明 (135)
素兰要出嫁	王禎和 (191)
伊会念咒	王禎和 (233)
现代华佗	杨青矗 (259)
香火	杨青矗 (291)
望君早归	王 拓 (309)
巢谷日记	宋泽莱 (361)
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	曾心仪 (459)
鸡	季 季 (509)

云

陈映真

麦 园

“谢谢你啊，Lily……。”张维杰抬头说。

朱丽娟照例只是沉默地笑着，把方才从邮局的邮箱领回来的信件和小包，搁在他零乱的桌面的一角，又复默默地坐到她的位置。

他以八万元不到的储蓄开始，独自搞出口，到这个秋天，就要两年了。起初，他一个人写开发信、跑国贸局、找厂商，忙了将近一年，才开始有了个把小小气气的印尼、韩国客户。他这才租起这间十来坪大的、市效区的办公室。原来只想请个能照稿打字的小姐，却不料来了英文名字叫 Lily 的朱丽娟，讲的、写的一口、一手的好英文，进出口业务比他这才出道的人还熟练。

“你一进这办公室，就该知道，我请不起你。”

他看看她的履历和试打的一封英文信，苦笑着说。

她以不甚了然的眼光看着他，然后迅速地把视线移向窗外。一辆公路车，正看似迟缓地走在窗外远处的小路上。

“我不要多。”

她小声说。

他说他的预算只给六千。她叹了口气，说：“可以”。他说

她是这家公司的第二个人，因此杂务很多，跑邮局、跑银行，都要麻烦她。她咬一咬她的看来单薄、却轮廓清明的唇，轻轻地、从容地点了点头。他凝望着她，心中忽而觉得有些沮丧了。他说：

“这样：我再添一千。我只这个力量，实在对不住。”

“OK，”她说：“我要挑薪水，就不到这里来。”她继又淡然地说她刚结束了一场离婚的诉讼，带着女儿开始新的生活。“我喜欢这个地方，OK，”她说，“你添给我的一千，OK，等往后业务上好了，再添给我好了。”

这以后，于不知不觉之间，杂乱的信件都一类类编了案码，归上档；小小的办公室，也逐渐地几净窗明了。而每天两次，Lily总是定时徒步到邮局开信箱，取回一些邮件。来回三、四十分钟的徒步的路，不论冬、夏，总是使她的瘦削的鼻尖上，凝聚着薄薄的汗珠，把抱在怀中的信件、样品小包之类，堆在他的零乱的桌角上。他于是便抬起头，衷心地

说：

“谢谢你啊，Lily……。”

他点燃一根香烟，挑出福岛——一个近半年来新开发的日本客户的信。信封里是一张信用状和福岛的信。福岛照例把上次来台时口头上的协议，七折八扣，把他的利益压到嫌低吧，又似乎还可以做做；说高吧，又不值得做得好的同业一笑的那种范围。他懊恼地把信一丢，随手折起一件料想是嘉义一家厂家寄来的样品。但是拆开来，竟是一本破旧的日记本。

“啊——。”

他喟然地说。

约略是两个礼拜前的事了。

他坐在一趟直达高雄的、做客运生意的游览车上。车子刚开出台北市，他就睡着了。一直到休息站，他才醒了过来。在休息站，他叫了两个素来爱吃的粽子和一碗杠丸子汤。他上过厕所，买了一包烟，回到车上，把袖珍式的计算机拿了出来，准备计算一笔生意的细目。

“是张经理吗？”

他回过头。隔着一条通路，一个怀抱着幼婴的少妇，对着他堆着一脸的笑。她的门牙大而洁白；她的右颊上有一颗半个红豆大的黑痣。

“赵公子！”

他笑着说。

“你在台北上车，我看着就是你。”她说：“但也不敢认。”

这两年来，凡是朋友，都说他秃掉了大半个前额。他摸摸自己的额头，笑了起来。

“变老了。”他说。

“怎么会，”她说：“不过，在休息站里，看着你挑着粽子叫，我就确实知道是你。”

他看着熟睡在她的怀里的幼婴，想起他还在美国麦迪逊仪器公司的日子。那时，他代表公司的总经理艾森斯坦先生，三天两天就到公司设在中坜的工厂去，协助设立一个“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会”。因为举止若男子一般潇洒，而被四百多个女工按着当时正在播放着的一出台语电视长片里女扮男

装的角色，唤成“赵公子”的赵月香，便是新工会的预备骨干之一。如今，这个在女工宿舍中被笑谑地谈论、甚至于暗中爱恋着的“赵公子”，竟而也结婚、生子了。

“什么时候结的婚？”

他说。把头发光光地往后梳起，在脑后带着一个小拳头大的发髻的她的脸，添增了好些初为母亲的温婉，也就相对地减去了当时几分仿佛少年男子似的英俊。

“一年多了。”她说。

她怡然地看了看自己怀里的婴儿，却不料婴儿正好睁开一对小小的、惺忪的眼睛，皱着小脸，悠然地打着哈欠。她以她的大而洁白的牙齿，咬着下唇，象个妈妈似地，笑了起来。

“厂里，大家都好吗？”

他说。

她把婴儿抱了起来，把自己的脸偎着那一张乍看并不怎么亲象她的小小的脸。婴儿开始不安分地伸手蹬脚。她说：

“女娃娃，却象个男娃娃，好皮！”

“嗯。”他说。

他看见婴儿开始用乌溜溜的眼珠瞪着他。当他看见婴儿出其不意地，冲着他张着尚不曾长牙的嘴，把眼睛笑成一条细缝的时候，她说：

“厂里的事，”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啦。我们早就离开了。”

他伸出一个指头，让婴儿细嫩的手掌，慢慢地握住。他感觉到婴儿正一点一滴地使着力量，把他的手指拉向婴儿的

小嘴。

“哦，呜呜——。”

他逗着婴儿说。

“我们——敏子、素菊、小文……，十来个人，全被逼走了。”

“啊！”

“还是何大姐有经验。”她说，“她临走，就叫我们当心。他们不会正式辞退你们的，她说，但是逼走、气走你们，有的是办法。何大姐说的。全被她料着了！”

“哦哦。”他说。

“我和素菊被调到品管部，成天用油清洗一些仪器、计表。小文被调到仓库房，让男工人成天骂她：别老端着拿笔杆儿的人的模样……。小文每天回宿舍，咬着牙，忍啊！等我们一问，她就急急忙忙找个墙脚去哭……。”她说，“敏子，最惨了。”

她的幼婴开始咿咿呀呀地“说话”，并且不时地用手去找母亲的说着话的嘴。

“烦心！”赵月香对着婴儿嗔爱地说。她然后偷了一只环抱着幼婴的手，掠了掠自己的头发。“敏子，被派到清洁组。你想：那么瘦小的身子，成天提着大桶小桶的水，洗地、打蜡。张经理，任谁都非逼走不可啊！”她说。

“哎呀……。”

他呻吟似地说。他忽然想起宋老板在何春燕面前的许诺。宋老板满月似的一张白脸，咬着烟斗。他靠在黑皮沙发的靠背上，说：

——你放下心。她们一个个照样，全是公司重视的员工。我不是说过吗？法治的国家，讲的就是法。希望将来工会选出来了，连你，我想起码安插一个候补干事。你看，怎么会？公司怎么会为这一小事儿辞掉她们？

何春燕还是辞掉了工作，走了，她自始至终，眼睛不曾离开宋老板。临走，何春燕向宋老板轻轻地鞠个躬，说：

——谢谢您，宋老板。别的话，都不再去说了。那些姐妹们，要请您多疼惜。

——好。好。你其实不必辞的，再想想好吗？

何春燕低着头，不很显著地笑了笑。她只说：

——谢谢您，宋老板。

他于今想起她的低着头的，不很显著笑着的侧脸，忽而想起：何春燕，即在那时，也不曾相信过宋老板的。

“何春燕呢？”他说。

他看见赵公子正忙着泡开一小瓶奶粉。婴孩在她的双膝上仰躺着，咿咿哦哦地唱着什么。

“不知道。”

她说，把奶瓶的嘴，塞进宝宝的嘴里。婴孩立即肃静了下来，两只小小的手，认真地抱着奶瓶。

“不知道。”她说，对着专心吸吮着奶水的婴儿，摇摇头。

“素菊呢？”

“不知道。”

“敏子呢？”

她又摇摇头。

“你呢？”